

“孔颜之乐”在元代理学中的价值意蕴

——吴澄境界论探析

吴立群

(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,上海 200044)

[摘要] “孔颜之乐”是指高于物质生活的精神追求。历代儒者均以“孔颜之乐”为最高理想境界。元代由于其历史的特殊性,元代儒者如何达到人生之“乐”,怎样获得人生之“乐”的问题便具有了特殊的含义。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。他通过对孔颜之乐的阐发,使得儒家的理想人格得到了重新全面的肯定,为元代儒者的精神追求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支柱。

[关键词] 孔颜之乐; 元代理学; 特殊意义; 吴澄

[中图分类号] B244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[文章编号]** 1673-0755(2011)01-0029-03

“乐”来自儒家的乐教。中国古代很重视音乐,有所谓诗、书、礼、乐之称。音乐是移风易俗、陶冶性情的重要工具。儒家所谓“乐”,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,变成道德体验与审美体验的问题,进而变成心灵境界的问题。孔子曰“仁”,亦必曰“乐”。孔子曰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悦乎!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!”^{[1]1}又曰“饭疏食饮水,曲肱而枕之,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。”^{[1]73}他称赞颜回道“贤哉回也!一簞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回也!”^{[1]58}显然,“孔颜之乐”绝非物质生活追求的满足,而是高于物质生活的精神追求。

一 宋儒之“乐”与元儒之“惑”

儒家在对高于物质生活的精神追求中,从中也体验到了快乐,获得了精神享受。孔子所谓“三月不知肉味”^{[1]72}即精神的快乐和享受。乐而至于三月不知肉味,可见其乐之何如也!孟子云“仁之实,事亲是也;义之实,从兄是也;智之实,知斯二者弗去是也;礼之实,节文斯二者是也;乐之实,乐斯二者,乐则生矣。生则恶可已也,恶可已,则不知足之蹈之舞之。”^{[2]110}在孟子看来,仁、义、礼、智的获得是最大快乐。乐而至于手舞足蹈,可见其乐何如也。孔孟所谓“乐”,既是道德情感的体悟,也是审美情感的体验。这种体验必须在一生不懈的努力之后才能实现。只有在道德人格的修养、审美境界的提高中,才能得到真正的愉快和享受。

宋代理学家均以“乐”为表征,追寻孔颜境界。邵雍曰:“学不至于乐,不可谓之学。”^{[3]445}二程云“学至于乐则成矣。笃信好学,未知自得之为乐。好之者,如游佺人园圃;乐之者,则已物尔。”^{[4]174}程颐又云“人问某以学者当先识道之大本,道之大本如何求?某告知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

友,于此五者上行乐处便是……然怎生地乐?勉强不得,须是知得过且过,方能乐得。”^{[4]235}周敦颐在论及“孔颜之乐”时说:

颜子一簞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而不改其乐。大富贵,人所爱。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,独何心哉?天地间有至贵至富、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,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。见其大则心泰,心泰则无不足。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;处之一则能化而齐,故颜子亚圣。^{[5]38}

在周敦颐看来,颜子之乐正是一个寄“身心性命”于物外的理想境界。所谓“小”,即满足耳目之欲、于我如浮云的富贵之类;所谓“大”,正是理学家孜孜以求的“孔颜之乐”,乃真正的至贵至爱。所谓“心泰则无不足”,“无不足”则“处之一”所体现的充实与满足,正是道德境界的自然完满的呈现。显然,宋代理学家已将“孔颜之乐”的这种内在品格提升为伦理行为的精神境界。

到了元代,由于元朝社会的多元化、行汉法的曲折、科举制度的中断,加之在思想观念、道德准则等方面所受到的冲击,元代儒者的精神世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。人们在艰苦的环境中,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,如何达到人生之“乐”?怎样获得人生之“乐”?这个问题在元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,有着特殊的意义。

元王朝是由多民族所形成的国家,主要有蒙古人、色目人、汉人、南人。所谓汉人、南人,是指金、南宋的遗民,即被征服的民族。“色目人”即含有诸色名目之义,指大量西域各族、乃至从欧洲来到中国,散居各处的各类民族。元朝民众分为蒙古、色目、汉人、南人四等。在任用官吏、法律地位、科举名额和待遇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等方面都有种种不平

[收稿日期] 2010-10-10

[基金项目] 上海大学“211”工程三期项目“转型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”项目资助

[作者简介] 吴立群(1968-),女,江西崇仁人,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,哲学博士。

等规定。蒙古、色目人享有种种特权。三年一次的科举,显然也是偏袒着蒙古、色目人,而绝非机会均等的竞争。仁宗皇庆二年(1313)所定科举条例,在考试程式、录取名额及发榜办法等方面,对蒙古、色目、汉人、南人均作了不平等的规定:试汉人、南人科目,中选者加一等注授;在发榜方面,则蒙古、色目为一榜,而汉人、南人为另一榜。在录取名额方面也有许多不合理的规定,分明是汉人、南人参加考试的人数要比蒙古、色目人应试的人数为多,但四种人录取的名额却一样。汉儒入仕之难引起许多士大夫的不满,时人陈高在其《感兴》篇中哀叹道“如何穷巷士,埋首书卷间,年年去射策,临老犹儒冠!”^[6]这确实是当时汉人儒者境遇的写照。元代八十年的不开科举,几乎超出所有儒生的容忍限度,打碎了所有儒生的幻想和期待。在儒家思想中,儒者具有以“道”自任的强烈意识,认为自己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追求与实施“道”的责任。强烈的外王意识必须依赖政治体系才能得以实现,而儒者赖以踏上外王之路的科举途径却在长达八十年中被废止,这对元代儒者是致命的打击。元朝儒士,大部分来自宋、金旧臣。这样,他们无法回避一个两难的局面。“志于道”^{[1] 67}的宏伟理想与“不事二主”的伦理纲常矛盾异常尖锐。在动乱时期,儒者在“志于道”^{[1] 67}这个问题上,比平时遇到的矛盾更加严重,在如何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的考虑上更加复杂。现实的思考以及对儒家传统观念的突破,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。

二 吴澄对“孔颜之乐”的肯定与欣赏

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,致力弘扬心性之学、致力塑造儒者的理想人格、致力突出儒者的主体精神。吴澄通过对孔颜之乐的阐发,使得儒家的理想人格得到了重新全面的肯定,为元代儒者的精神追求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支柱。

吴澄首先对程颢的洒落和悦气象表示欣赏。他说“吾读《敬铭》则使人心神收敛、百妄俱消,如在灵祠中,如在严师侧,凄凄乎其似秋,而不自觉足之重手之恭也。读《和铭》则使人心神怡旷、万境俱融,有弄月吟风情,有傍花随柳想,熙熙乎其似春,而不自知手之舞、足之蹈也。”^{[7] 936}二程所谓“孔子所遇而安,无所择。……惟其与万物同流,便能与天地同流”^{[4] 136},正是对孔子“疏饮之乐”的最好疏解。二程曰“孔子曰‘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。’观此数句,便见圣贤气象大般不同。”^{[4] 339}在理学家的融入万物的“物我两忘”境遇中,道德生命主体和天地万物联系在一起。在道德的流行处,生命通过道德主体而透显,便可感受到快乐的体验。

吴澄亦以“孔颜乐处”为最高理想境界。他说:

夫乐者,人之情也,孰无所乐哉?禽语禽乐也,鱼游鱼乐也。物且然,而况人乎?然人各有乐,乐一也,所乐不同焉。贾有贾之乐,工有工之乐,农有家之乐,而士之乐尤不一乐。文章者,欧阳文忠之乐也,乐事业者,范文正公之乐也,其载于鲁论则有夫子之乐,有颜子之乐。夫子之乐,虽身处极困之中,而其乐亦在也。颜子之乐,虽人所不堪之忧,而乐不改也。三桎之徒也,鲜或知是。曾皙浴沂风雩之乐,近之而未全也,历千数百年,而程子受师于周子,乃令寻孔颜之乐所乐

者,何事?程子有悟于是,吟见弄月以归自周程二子之外,乐此乐者,其谁与?^{[7] 457-458}

在吴澄看来,水中鱼、林中鸟自有其乐。商、工、农、士,三教九流亦各有其乐。就“士之乐”而言,吴澄在列举了欧阳修的文章之乐、范仲淹的事业之乐之后,笔墨落在了孔子、颜回、曾点这三位圣贤身上。吴澄认为,“孔颜之乐”之所以为历代儒者所追求、所敬仰,即在于其“虽身处极困之中,而其乐亦在也”,“虽人所不堪之忧,而乐不改也”。在生活极端贫困而别人无法忍受的情况下,能乐在其中、不改其乐,这与富贵贫贱那种感性的愉悦和享受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。正如孟子所云“理义之悦我心,犹刍豢之悦我口。”^{[2] 166}美食可以裹腹,但感官的满足并不能填补精神的空虚。精神的食粮是理义,理义可以悦心。而最大的快乐和满足,莫过于洞彻人生的真谛。

文中吴澄所言“曾皙浴沂风雩之乐”出自《论语》“吾与点也”这段著名故事“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子曰‘以吾一日长乎尔,毋吾以也。居则曰‘不吾知也!’或如知尔,则何以哉?’子路率尔而对曰‘千乘之国,摄乎大国之间,加之以师旅,因之以饥馑,由也为之。比及三年,可使有勇,且知方也。’夫子哂之。‘求,尔何如?’对曰‘方六七十,如五六十,求也为之。比及三年,可使民足。如其礼乐,以俟君子。’‘赤,尔何如?’对曰‘非曰能之,愿学焉。宗庙之事,如会同,端章甫,愿为小相焉。’‘点,尔何如?’鼓瑟希,铿尔舍瑟而作,对曰‘异乎三子者之撰。’子曰‘何伤乎?亦各言其志也。’曰‘莫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’夫子喟然叹曰‘吾与点与!’”^{[1] 127-128}吴澄对此章阐发道:

予观四子言志,而圣人独与曾点,何哉?三子皆言他日之所能为,而曾点但言今日之所得为。期所期于后,未若安所安于今也。夫此道之体,充满无毫毛之缺。此道之明,流逝无须臾之停。苟有见乎是,则出王游衍皆天也。素其位而行,无所愿乎外。夫子之乐,在饭蔬饮水之中。颜子之乐,虽簞瓢陋巷而不改也。邵子曰:在朝廷行朝廷事,在林下行林下事,其知曾点之乐者与?凡人皆当志于圣,逊第一等而为第二等,比于自暴自弃。^{[7] 95}

三 “自得”与“为己”之“乐”

儒者所追求的目标是道。孔子认为,闻道可以获得人生最大的满足和快乐。孔子曰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”^{[1] 33}孔子一生精进求道。但在四人言志中,孔子“独与曾点”似乎与其行道救世之情有所偏离。黄氏《日钞》说此曾谓“夫子以行道救世为心,而时不我与,方与二三子相讲明于寂寞之滨。而忽闻曾点浴沂之言,若有独契于浮海居夷之志,饮水曲肱之乐,故不觉喟然而叹。盖其意之所感者深矣。”^{[8] 59}此说似乎“最为精惬”^{[8] 59}。

文中“夫此道之体,充满无毫毛之缺。此道之明,流逝无须臾之停”^{[7] 95}一语,字里行间昭然可见吴澄行道救世之情。然而,亡国之痛,生民涂炭之苦,加之科举废止,入仕无门,元代儒者外王之无奈非异世所能想像。从吴澄文中所言“凡人当志于圣,逊第一等而为第二等,比于自暴自弃”^{[7] 95}

一语中,我们可以体谅吴澄所谓“在朝廷行朝廷事,在林下行林下事”^{[7] 95}的复杂心情。吴澄曾自述自己的为人与操守。

澄,迂僻人也,于仕素非所欲,亦非所谄,散取何庸冒处林林时俊之右。它无能焉,唯曰:一毫有所希觊侵渔于学校以益其私,则决不为之耳。近年,贪浊成风,在在而然,行之不以为非,言之不以为耻,陷溺至此,盖有为也。何为?饮食之费,妻妾之奉,子孙之遗也。澄酒肉甚绝,而无所于费也;中馈久虚,而无所于奉也;二、三儿躯干壮健,写字读书之余,各务耕桑,营衣食于家,可以不饥不寒,而无俟于其父之遗也。萧然一身,二竖给使令纸帐布衾,如道寮禅榻,随所遇而安。案上古易一卷,香一柱,冬一褐,夏一綌,朝夕饭一盂、蔬一盘,所至有学徒给之,无求也,而无不足。身外皆长物,又焉用丧所守以取赢为哉?此区区自乐之实而无所资于人。^{[7] 28}

此自述可谓吴澄生活之写照。吴澄以乐道安贫自慰,他说“澄不酒不肉,二力携箪瓢从所至,如全真道、行脚僧,斗室可安。”^{[7] 27}儒者即将人生的快乐与道德理想的实现联系在一起。从孔子的“乐亦在其中”^{[1] 73}、颜回的“不改其乐”^{[1] 58},到宋代大儒周敦颐命二程兄弟寻“孔颜之乐”,都是儒者由天命在身、道德在握的自信派生出的“乐”。吴澄所谓“期所期于后,不若安所安于今”^{[7] 95},乃深赏康节“在林下行林下事”^{[7] 95}之语,意在寻孔子之乐于饭蔬饮水之中,凸显出了曾点融贯从容,自然而然,无往不适,无所不乐之境界。此等境界,孔子所谓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^{[1] 10}是也。

《中庸》中有一段描述自然现象的文字“《诗》云‘鸢飞戾天,鱼跃于渊。’言其上下察也。”^{[9] 187}程颢对此深有体会,他说“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,与‘必有事焉而勿正心’之意同,活泼泼地。会得时,活泼泼地;不会得时,只是弄精神。”^{[4] 111}他作诗道“闲来无事不从容,睡觉东方日已红;万物静观皆自得,四时佳兴与人同。道通天地有形外,思入风云变态中;富贵不淫贫贱乐,男儿到此是豪雄。”^{[10] 434}万物充满了生意,人亦从中体验到真正的快乐。字里行间体现出自得之乐。

依吴澄之见,所谓“明体达用”之学,不只在“学”,更重要的是在于人格风范的树立。儒者应恢复先秦儒家“为己

之学”的真义,把向外所求得的知识,回转向自己的生命,经照察陶铸后内化成为自身之德性,由此而开出“与万物同流”^{[4] 136}的自得境界。最后,吴澄对“孔颜之乐”作了阐发。在吴澄看来,“孔颜之乐”之所以为历代儒者所追求、所敬仰,即在于其“虽身处极困之中,而其乐亦在也。……虽人所不堪之忧,而乐不改也。”^{[7] 457-458}吴澄认为,“孔颜之乐”所体现的自我充实与满足,正是道德境界的自然完满的呈现。

从吴澄文中所言“凡人当志于圣,逊第一等而为第二等,比于自暴自弃”^{[7] 95}一语中,我们可以体谅吴澄所谓“在朝廷行朝廷事,在林下行林下事”^{[7] 95}的复杂心情。在外王无奈之下,吴澄并不“自暴自弃”,转而寻求“自得”之乐。在吴澄看来,孔子的“为己”之学不仅在于完成道德人格,提高道德境界,而且在于体验最大的快乐,得到最大的享受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 金良年. 论语译注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4.
- [2] [战国]孟子. 孟子[M]. 刘财元译注. 西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 2003.
- [3] [宋]邵雍著. 皇极经世书[M]. 郑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1993.
- [4] [宋]程颢, 程颐. 二程遗书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0.
- [5] [宋]周敦颐. 周子通书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0.
- [6] [元]陈高. 不系舟渔集.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6册[M]. 台北: 台湾商务印书馆, 1986: 138.
- [7] [元]虞集. 行状[M]//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. 台北: 台湾商务印书馆, 1986.
- [8] 钱穆. 吴草庐学术[M]//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六. 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04.
- [9] 崔高维校点. 中庸第三十一. 礼记[M].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7.
- [10] [宋]朱熹. 伊洛渊源录卷三[M]//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8册. 台北: 台湾商务印书馆, 1986.

The Espe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Joy of Master Kong and Yan Hui in Yuan Dynasty

——By probing into Wu Chen's idea on it

WU Li-qun

(Shanghai University, Shanghai 200044, China)

Abstract: The joy of Master Kong and Yan Hui means aspiring after the spirit. Confucians in each dynasty regard it as those spheres of living doctrine. It ha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Yuan Dynasty. Wu Chen is a famous philosopher of Yuan Dynasty. He emphasized the personality standard as Confucian and present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joy of Master Kong and Yan Hui in Yuan Dynasty.

Key words: the joy of Master Kong and Yan Hui; Neo-Confucianism in Yuan Dynasty; Wu Chen